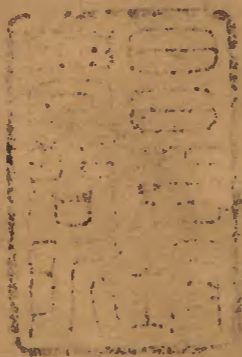


分類近思錄集解

十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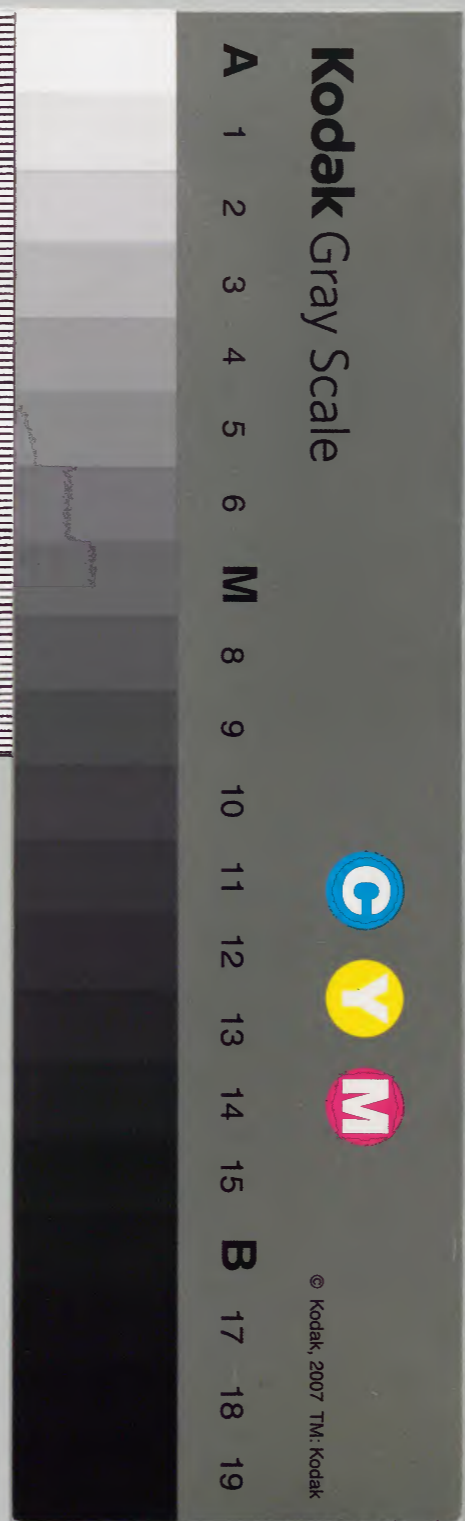
四止



			五	漢
		一	二	書
		四	六	門
		二	〇	
		〇	六	
		冊	架	類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六	二			書
函	〇			
一	六			
二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6	
冊數	4	(4)	
函號	298	176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

淺草文庫

建安葉采集進

鷺洲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
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
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簿令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

苟存愛物之心
必有及物之效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

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日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

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

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

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
令非日姑為此以悅人

蓋事長之道
當如是也

守令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制民之產謂井
田貢助之法

監司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

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

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

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明道

臺省轉運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

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

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
 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
 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須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
 不興是自然住不得名分不正則施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乖戾而不和
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獻納

誠意感君愛民慮盜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
 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

所以齋戒而告君也

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

臣前

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

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

乎

文集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

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伊川荅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

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

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

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尔

徒言民飢將亂為可慮而不言

民飢將死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
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以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
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恪財以防民之變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四井為甸四甸為丘得乎六丘之民則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諫君正君心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
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
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
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
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
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

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
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
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
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
發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
故矯拂之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
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非惟告於君者
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
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
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伊川易傳成德者因
其有德而成就之達

才者因其有才有而遂達之
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
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
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
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
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
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
盡其在我者也惟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
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啟其君者也如是
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
者委曲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伊川易上言遇主于
巷亦正理之當然苟

遇不以直而至于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

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

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 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意順

旨惟務容悅善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險佞之臣士有善柔之

友皆有損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

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九二剛中非有邪心

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已以奉上而不

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之戒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

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

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 一國以一人為本一人以一心為本

使人君有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奚待作於外而後可知昔者孟子三見

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

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

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

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

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明道元本係八卷治體類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來其所大欲則曰緣木

近思錄

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蓋反其本此皆以格
其非心而具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
論暇

職守 任事

職事不可以巧免取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欲當

大任須是篤實明道篤實則力量深厚而學者

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伊川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

外之伊川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

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

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及其理矣

息訟 議獄

伊川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

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

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

券之類是也訟卦篆傳坎下乾上為訟天四運

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中孚之象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

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

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議獄而無不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

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使臣

給事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伊川採察民隱求訪賢材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

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材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

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

害先生終不言

泛論人才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

可與矣此制義之方也

薦才

臨民

御史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

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

貧上書謁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己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

求已甚道理

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

之求知者失已使之求知者失士

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

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劉安禮

問臨民明道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居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事人 使人

橫渠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得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已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尽其情

私愛 公私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伊川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伊川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元文係一物一體私則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公者人之自然有意為之則天理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計較安排即是私意

勤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

選舉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實非已之

所得而有子弟該磨勤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已之私恩乃是私意也

於此可以識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

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本注云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

才事○苟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

雖公天下事

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伊川事出於公而以私意為之即是私也故學

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

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

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

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圯族族類

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上不順乎天理

下不依乎群情恃其才智任已而行烏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

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

任益強咈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

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伊川經說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

離而事業莫與共之者矣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明道

元本二卷為學類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有而不容廢者也

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氣量限量識量德量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

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已勝而無含容之氣

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

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大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

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

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

鼎之量十升為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為斛十釜為鍾有江

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

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

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

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

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

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

齒強終不得也

事見魏晉史

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

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

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

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

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

動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

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

牽世奢之而不加勸牽世非之而不加愠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加損也

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伊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

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无少貸罪已正待

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明道德量大則不為喜怒

所遷

君子小人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

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

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

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凡

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為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

近思錄

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伊遯之九三日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恋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恋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可以固結其欲遯之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伊川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係恋而姑息也睽之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弃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

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父皆陽為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乖異者眾故必

含含洪之義而先弃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為善良革

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新機漸之九三日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

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

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以順而相保是能止其惡也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小

卦九三傳待小人之道先當正己已一正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皆當以正己為先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

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也豕性

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

也如李德裕處置闈官徒知其帖息成伏而忽

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伊川唐武宗時

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

詞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遂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解之六三曰負

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

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負者

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故為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冒居

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

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伊川元十二卷

君子同異

常變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

獨異聖賢之所為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

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不能大同者亂常拂

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
 同而能異耳伊川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恒之初六日浚
 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
 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隔應
 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
 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爻應此理之常也然為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恒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世之責望故
 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伊川素舊也

防過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
 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
 知其過矣震下兌二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
 為善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
 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
 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伊川禮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小過之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為足恭哀為毀瘠儉為鄙悛又失其宜矣兌之
 上六日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

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
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
味甚矣豈有光也伊川充之上六悅之極也悅
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強為
悅何輝
光之有

任濟大事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
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
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
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

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上下
皆有咎也伊川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
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
者必克濟其事而大
善上下乃可無咎

處旅困

謹小物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
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
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
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畧細故存
大体斯免
悔咎也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伊
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之和順自高
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勤小物最難明道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更革 守法 變法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

改作也伊川革卦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大体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

於改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

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湏於今之法度內處得

其當方為合義若湏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明道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議事 言論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

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

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

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

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盖有以破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

他頭也湏開口本註云如荆湏是聽其言也厲

近思錄 卷之十一
聶嘯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聶嘯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之耳
比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並明道解
見理氣類

無疑懼

毋急迫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三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足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

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橫渠易說此以坎象而言

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明道先

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

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事雖多為之必

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

隱惡

盡禮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

加也伊川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

不訕上 不毀短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明道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

心之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

長處揚人之短本為薄德况前輩乎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十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建安葉采進集

鷺洲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聖教

廉溪先生剛柔善惡一章係通書師第七朱聖

解並載性理四書

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

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

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教人循循

善誘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以事上臨喪不

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

已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

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伊川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常行之

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犬子設教固孔子教

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

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

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未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

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

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啟發之則未

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

亡啟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然有得

必沛然而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

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伊川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訓蒙
古人生不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子生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

則教之唯啗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

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智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

他說惑之不能久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

如自然者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

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伊川教之

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慾所陷溺外為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憂子弟

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志

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

輕俊矣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

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

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

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

足知喪志也明道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

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

已失其操存之本矣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

人事無本作毋○說見曲禮視與示同明道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

无妄之道也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

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

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也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

小兒且先安詳恭敬伊川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取益謂有益於已益於已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數

猶頻數也猶頻數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

了曉徹也了曉徹也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恃四益也橫渠

元文係元文係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

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

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

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

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

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

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

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橫渠元文係五卷尾後

於禮恣之驕情而莫為禁正病根既立隨寓隨

長卒至尺失其良心長卒至尺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富察其

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

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小大學 小大教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

近思錄

卷之十一

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

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入歲則

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在

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

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

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

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川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伊川先王

設教養之周而行之久之士有定志專於脩己而

緩於干祿故能一意趨善卒於成德後世反是

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

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

矣故害最甚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

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

後不教以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

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

不教以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

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

可不思謂子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洒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義

身教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已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不可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得所矜式也

無所事也

伊川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言教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味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

舞射詩禮樂之教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舞者所以

導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心爲之誠者所以成已也自洒掃應對上

便可到聖人事明道洒掃應對即是教之天下

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

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

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

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

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

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諷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

其逸志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

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家國昔皆有法度以爲據依故能

有立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

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

也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情性也五聲成文入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

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

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古之成材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伊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

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

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

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欲
別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
夕歌之似當有助道明

禮教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道明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
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
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
洒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橫渠元文係一卷
學禮則可以消除

習俗之累又有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

也愛道之極也

曲禮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
明禮鄭氏曰樽猶趨也謂趨就

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樽節退讓禮之文君
子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
消尽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慢忽
樽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所以尽仁
愛之道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

從成矣

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唱率
道必以禮而宏大教必以禮而成就

說書

教導

伊川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
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

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惟講誦猶未必說書

理貴

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未矣下惟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學記曰進而不

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其安其誠其材

皆謂受教者

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

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

妄也

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蓋三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蠟寺不當其可

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

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

其隙亦投餘地無全牛矣

此言教人必及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

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

人之才足以有為但

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

則豈有由誠哉

橫渠禮記說此言使人不出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

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

誠與材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

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

成德達才是也

伊川易詳見十卷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

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正心之教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
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
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子孟
子說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二

建安葉采集進

鷺洲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戒警之道脩己治人嘗存警省之
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淨而惡日積矣

改過 過失

濂溪曰仲由喜聞過

此章已載性理四書子路
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

無窮焉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

不能固者也

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

固守者也

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

屢失危之道也

有失而後有復屢復而屢失不當其德危之道也

聖人

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

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

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伊川屢失故危厲屢復故無咎無咎者補

過之稱也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劉絢字質夫程子門

人也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咈戾

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

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

如此自睽孤也

允上离下為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占离

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矣

如人雖有親

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

而常孤獨也

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人之過

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

子過於愛小人傷於恐

伊川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

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恐

德祿盛滿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
蒲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伊川易
泰九三

豫戒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恋不能
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
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
恋六二中正上又
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
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恋也處豫

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
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伊川惟其自守之
堅故能見幾而作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
豫為多豫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
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聖人為戒

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
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
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象傳驕侈每生於
安富之餘綱紀每廢於
舒肆之日釁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
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止得宜

說失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

如此則處世垂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也列絕

也夤夤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所貴於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強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危厲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

之勢薰爍其中也伊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

正者歸妹傳允下震上為歸妹允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况從欲而忘逐

耶者

理欲 剛欲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惟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徂

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

動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

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

却最是明道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人有慾則

無剛剛則不屈於慾伊川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

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掩之之
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畏巧令 放鄭音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
懼也如此伊川先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鄭衛之音悲哀
令人意思畱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
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
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
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身心 點檢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
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明道○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邢七日一云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
理會甚事盖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
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
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如不說曾子三省謂日

做其言乃云一
日三次點檢

料事

疑事

較事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伊川周羅俚語猶

有好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

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人以

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明道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

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

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楊子雲謂匿行

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

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

以料事為明者必至於於是周子曰謂能疑為明

何啻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事無大

千里

之惟理

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

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為之

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

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

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驕吝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明道君子之學

為已而已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

務外而傲情敗德學亦不進矣驕是氣盈吝

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

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

伊川驕矜夸

吝鄙嗇也驕

通思錄 卷之三 七
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
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枉直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

伊川○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者其事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

捨禮義樂燕遊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
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橫渠

反經 徇情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
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

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偽言偽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二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三

建安葉采集進

鷺洲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異端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

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

之諸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為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論清淨無為之道 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

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

為其惑世之甚也

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

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 佛老其言近

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

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佛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

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

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

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

如師也過商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

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

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

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

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

才高意廣泛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遠

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氏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道之不明異端害之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明道行狀）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淺近故自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蹈其中

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

以有為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自謂性於天下）

然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之士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元文係十一卷觀聖賢類）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畧也

釋氏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弃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自寂滅勾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

全也

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為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体之性矣

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

之有也

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体而無用絕滅倫理

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

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

肆皆為之病名為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

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体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

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

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

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

本亦非矣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 釋氏謂有生則有滅

故有輪迴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惟務上達

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

屬但有間斷非道也 絕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

物以明理浪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

矣 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畧見得心性影子都

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就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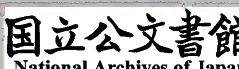
不足 道本人倫今日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

皆是為不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

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並明道語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

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



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
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
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
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
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所以謂萬
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
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
化生人之與物

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
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
推
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
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倒看
大小快活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為私釋氏
已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
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
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
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
惟不

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
見為吾身不能不交於物也遂欲盡去根塵空
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
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為幻塵滅故幻根亦滅
近息錄

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体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

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

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

終不道放下石頭推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已妄生計較欲

世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已之念本無事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

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並明道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

之屈伸釋氏指為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

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

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

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

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

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

如是立定却省易此言雖為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

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謝顯道舉佛說與

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伊川曰恁地同處雖多

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

性

性

性

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

日月為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

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蔽

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

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

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

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

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方

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

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佛說謂虛空無窮

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

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

為鬼散則漸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以人生

為妄見可謂知人乎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為浮生幻化豈

為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今乃

弃人事而求天性豈為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

遊竟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云悟

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自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

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其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

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

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廢物所

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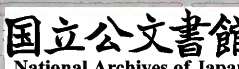
固已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修為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必事其文異言蒲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

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

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

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

較是非計得失哉正蒙詭服異行非修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邪說異教非



通聖人之學
何以稽其弊

仙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
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
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
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
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
之矣明道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
造化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

故能獨壽此理之所有也顧人有語導氣者問
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為耳

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

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並明道○
聖賢養生

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
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

諸子言有無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橫渠○易
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体
用相因精粗罔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
道不明始則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
為土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折有無而二之皆
諸子之陋見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三終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四

建安葉采集進

鷺洲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

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
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于本朝人文再
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
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堯舜禹湯文武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
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
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
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明道遺書○性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性
渾全不待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
之修身體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
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舜

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
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

何嘗有好惡也

伊川○聖人之心因事有當怒者而怒之是怒自物而生不自

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已邪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元文五卷舜之

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伊川

元文四卷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竄外舜何預焉

周公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

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也夔

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

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甲順

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

懼而失守是為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伊川經記

詩狼跋篇碩大也膚美也遜避讓也謂大美而謙遜不居也赤鳥冕服之鳥也几几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此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

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

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

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

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伊川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

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魯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

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

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為矣元文係十卷

孔子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橫渠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毋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未子曰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

四者又各是一病元文二卷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

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

為聞因有是說橫渠元文三卷致知類性者人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天而然非領會者可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

言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明道元文四卷朱子



日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
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
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
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
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
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也

孔顏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夫大聖之姿猶元氣周流渾渾淪淪博博無有涯涘罔
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盎然發生萬物
四時之首眾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
才剛然明辯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
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
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

然而已

如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不違
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和
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越蓋
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夫子主
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
辨論之明不得不然也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

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

可見之矣

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
協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駿極不可

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夫子天成就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
之間喟然之嘆猶可窺則其微至於孟子則發
明底蘊故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窮孟子

儘雄辯

明道○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
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近思錄

卷之十四

五

較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故
極其雄辯○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
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昔受學於周茂叔
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明道○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顏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
人爲近有用力處伊川○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密進德有序故學者要學不錯湏是學顏

子

注云存準的

孔門諸子

參也竟以曾得之

明道○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

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

與之

明道○曾點言志以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

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
蔡節齋曰點之意欲止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

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

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伊川以上无文係

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非顏曾

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辯而力行之無非實也

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問游夏稱文學何也曰

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伊川○游夏蓋

習於詩書禮樂之文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樂記之類凡

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

為如此之文而亦非若後世無用子路亦百世

之師本注云人告之以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

善也誠改過也速于路以兼人之勇而用

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曾子傳聖人學其

可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

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

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

道明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

至其易箒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

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在必歸

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

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

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子思 孟子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明道○群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垂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諸子

荀子 文中子

楊子 韓子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况字卿為楚蘭陵令楊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多楊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荀子極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

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楊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

之性何林希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

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並明道○祿隱謂浮

沉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
文中子本是

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

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明道○文中子王氏

於河汾其弟王凝于福疇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近思錄

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
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
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
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
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
仕唐為吏部
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
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為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
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
毛此類皆有疵病然其扶正學闢異端秦漢以
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學本是脩德有德
之與荀楊尤其卓然之見也
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

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德而已德之既盛則
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
文而有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
所見
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明道○朱子曰韓文公
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
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
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漢唐儒

毛萇仲舒
附孫思邈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明道○
毛萇治
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為膠西
相二子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

功利最為得聖人意楊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
 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
 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
 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考之詩傳
 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
 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
 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
 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道明

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為純
 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
 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元文係二卷○義者當然之理

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

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

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

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
 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
 明其道矣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
 欲方可以為法矣明道○思邈隋唐間人膽大

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

理智圓則通於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

曰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

譎詐方而不圓

則執而不通

孔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
 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
 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諸葛亮字

孔明東漢末曹操據漢將纂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興此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不忍為此

劉氏可也明道○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荆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荆州未必能禦曹操然**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度

幾禮樂並明道○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濂溪周元公

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廷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註云子厚觀馭鳴亦謂如此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胷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明道程純公

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

資稟得於天純粹如精金不雜而溫潤如良玉

充養存於已溫良而有制寬大而和而不流和易而忠

潤澤誠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

於鬼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

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曾

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

際曾次洞達無少隱隱然測其極其德美言蓋

不足以形容以上一節言資稟先生行已內主

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身而恕及於物敬則

溥見善若出諸已與人為不欲勿施於人視人

也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受於狹

邪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

行已之本末也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

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

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按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

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以識理多多自得之功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察則加詳於明

通於禮樂孝弟說見四卷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神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實本乎人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闢異端詳見十三卷

先生之門學者多

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未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必應

教人而人易從教人而各因其資而平易明自故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不怨

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得其歡心

狡僞者獻其

誠待人盡其誠而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欺之

非禮加之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無遠不格矣覲

德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熏乎至和如飲醇自醉雖小人以趨向之

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

先生為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

人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以寬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處煩而裕得其要領且順乎理當法令

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

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為眾憂以為甚難而

先生為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志素定

方監司兢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談

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為先

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

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

人不可及也政令施設可倣而行道化孚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節言為政之

道伊撰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

渾是一團和氣外書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劉安禮云明道

近思錄

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

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

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

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况於親炙之者乎呂與叔操明道哀詞云先

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

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

也博文強識博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物以下物格而知至也其造於約

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

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無窮而實本乎

五心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

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守

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就之也和氣充浹見

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

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含蓄寬裕而懇至也其

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

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

為已功自任之重所志者遠不安於小成不急於近功其自信之薦也

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

所不屑

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為高義
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

伊川程正公新補入無注

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口動事為之間處
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
宜莊重有體又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
因而寫成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尹司馬溫
公與呂申公同薦劄子謂願有經天緯地之才
制禮作樂之具又謂願道則貫徹三才無一毫
之為間德則并包衆美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

通古今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無一理
之不捨故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溫公集先生為講

官乞於殿上坐講又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
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憊上雖
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
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
重也邵氏見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
聞錄色指顧而集謝良佐先生歸自涪州氣貌皆

勝平昔記善錄先生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要今日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卒語錄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時使人尊嚴吾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語錄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集序先生接學者甚嚴厲晚年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賢氣象差少從容耳外書

二程張子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外書侯仲

良字師聖未光庭字公揆皆程子門人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

此事

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

橫渠張獻公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饑孳者食便不美此

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蹶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呂

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

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

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弃異學淳如也本注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所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係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晚自崇文移

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湏臾息亦未嘗湏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

聖人而后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

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后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於人

義理其初得於心者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

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

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穷理

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

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

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

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德貌

嚴毅而中誠慤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

分類近思錄集解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十四

終

文化章朱

